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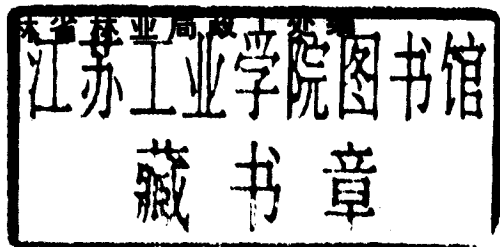
林满根山川染白



血染山川恨满林

林业工人家史集

吉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血染山川 恨满林

林业工人家史集

吉林省林业局政工处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书号：3091·935 定价：0.32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 言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向普及、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编写了《血染山川恨满林》这本林业工人的家史集。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吉林林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阴云密布，豺狼横行。广大林业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每天不知有多少无辜的木帮工友惨死在监工、把头的棍棒之下，更不知有多少受尽折磨的木帮弟兄活活累死、饿死、病死在深山野林之中。真是长白山上的豺狼狠，没有监工、把头的心肠狠，茫茫林海的黄连苦，没有木帮工友的生活苦。旧社会的吉林林区啊，是监工、把头的天堂，穷苦木帮工人的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省林区的广大木帮工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曾多次进行过罢工，逃跑，怒打鬼子、把头和火烧军用材等英勇斗争。他们真不愧是不屈的伐木工人！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美丽富饶的吉林林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过去的苦木把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中有的当选为各级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的当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有的走上了林业战线的各级领导岗位；还有的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喜看今日的吉林林区，山青水秀，万木争荣，好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革命景象。抚今追昔，两相对照，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省林业战线上的广大林业工人，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召，纷纷杀上斗争第一线，以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愤怒声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省林业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广大林业工人的血泪控诉，向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同志敲响了警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批林批孔和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需要，我们把部分林业老工人的批判控诉材料加以整理，选编成了这本集子。目的是使那些生在新社

会、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少年，获得更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知识，不断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使那些亲身受过旧社会苦难生活煎熬的老一辈人，忆苦思甜，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血染山川恨满林》是由我省林业战线部分基层单位的工人和干部共同编写的。其中，不少家史还是由一些初学写作的青年工人和在旧社会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老工人亲自整理的。他们的实践告诉人们：他们不仅是各个生产领域的主力军，而且也是批林批孔和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主力军。这对于林彪、孔老二鼓吹的“英雄史观”和反动的“天才论”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但由于我们思想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四年十月

目 录

- 出 路……………湾沟林业局 工人张国胜 (1)
- 青山恨
——记黄泥河林业局老工人王恩友…………… (13)
- 木帮怒火
——记敦化林业机械厂老工人阚永新…………… (26)
- 伐木工的仇恨 ……………八家子林业局 工人王云德 (35)
- 林海亲与仇 ……………临江林业局 工人邢同礼 (45)
- 愤怒的控诉
——记汪清林业局老工人于畔章…………… (53)
- 木帮仇……………敦化林业局 工人姚振德 (64)
- 不忘林中血泪仇 ……………八家子林业局 工人魏昌荣 (75)
- 红色劳保证 ……………临江林业局 工人卞进奎 (86)
- 不忘木帮苦 革命永向前
——记大石头林业局老工人刘升田…………… (98)
- 翻身奴隶话今昔
——记阿尔山林业局蒙古族老工人希日巴拉… (109)
- 不忘阶级苦 教子干革命
——记临江林业局老工人侯培顺…………… (120)

出路

湾沟林业局工人 张国胜

一九三一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我的家乡辽宁省凤凰城老虎洞村也沦陷了。鬼子兵烧杀掠夺，地主逼租索债。那年月咱们穷人哪有一点活路啊！

当时，我们家五口人都给地主“丛老歪”扛活。爸爸、大哥和我当长工，妈妈和妹妹打短工。成年累月地干着牛马活，年年吃糠咽菜。欠下的“驴打滚”阎王债还是一年比一年多。

含愤离乡

这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财主家张灯结彩，花天酒地地过小年。可是我家却都饿着肚子，望着空锅底。爸爸蹲在墙边大口大口地叭哒着烟袋，接着又咚、咚地磕掉烟灰，气呼呼地说：“年关、年关，真是咱穷人的难关哪！”

忽然，村口传来了急促的狗咬声。爸爸霍地站起来说：

“是不是鬼子又来抓劳工？”全家人一时都为大哥担起心来。

“福子，我看你还是走吧！”爸爸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大哥看着爸爸、妈妈，半晌说不出话来。狗咬声越来越近了，爸爸急忙打开后窗，推着大哥说：“快！自己去闯条出路吧！”哥哥眼里含着泪跳出窗户，消失在黑暗中。

大哥刚走，伪兵们带着狗就闯进来了。领头的队长姓崔，外号叫“大烟鬼”。他拿着电筒，把小屋照了个遍，接着又照了我们全家人，最后停在我爸爸的脸上。问道：“你是张殿清？”我爸爸扭过脸去说：“是我。”“你大儿子呢？”“下江东了。”“大烟鬼”冷丁揪住爸爸的衣领，“跑了，快说到那里去啦？”“大烟鬼”见爸爸没理他，便又一把抓住我，咬牙切齿地问：“小兔崽子，你说！”我甩掉他的手，说：“不知道！”“大烟鬼”吼叫起来：“他妈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都带走！”伪兵们象一群疯狗扑上来，把爸爸和我绑起来就往外拖。妈妈和妹妹上前阻挡，都被他们踢倒了。妈妈爬起来又向“大烟鬼”扑过去，她刚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强盗……”，就被“大烟鬼”用枪砸在脑袋上。妈妈惨叫一声倒下了。我拼命地挣开了捆绳，向妈妈跑过去，可又被截住。伪兵把爸爸和我生拉硬拽地带走了。

我们爷俩被带到伪县警察署。一阵功夫就把我们打的死去活来，浑身是伤。爸爸被关进了牢房。把我和另外几个人五花大绑地带到了荒地上。随着鬼子哇啦哇啦的喊叫，接着就是一阵枪声。立时我的眼前躺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我才明白，这是让我“陪决”。把我折腾够了，“大烟鬼”又趁机勒索，说我大难不死，全靠他使上五百元钱做的保，让我如数

送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真是比蝎子还毒啊！他硬拽着我的手，在早已写好了的字据上按了手印，并限两天之内把钱送上去。就这样，把我推出来了。

我惦记着家，跟头把势地往回赶路。刚走到家门口，就听到妹妹呼叫妈妈的哭声。我心里一怔，急忙跑进屋里，只见妈妈躺在炕上，苍白的脸上流着血。我一头扑到妈妈的跟前。妹妹一说，我才知道，原来是“丛老歪”看爸爸和我被抓走，妈妈被打伤，又乘机来逼妹妹去顶债。妈妈一听，就气昏过去了。

我咬得牙咯咯地响，恨不得一下子宰了“大烟鬼”和“丛老歪”这些狗日的！这时，街坊刘二叔慌慌张张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胜子，刚才我给‘丛老歪’推磨，听他们核计，要你去顶劳工！”“他来抓我？我还正要去找他呢！”我操起菜刀，一步跨出门外。刘二叔把我拦住，拍着我的肩膀说：“胜子，不行啊，这要吃亏的呀！”我正要走，忽听妈妈的叫声，我急忙回到妈妈的身旁。她吃力地睁开眼睛，慢慢地攥上我的手，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胜子，妈不行了，千万别管我，你快走吧，去找条出路……”我的心象刀割的一样难受啊！突然，妈妈撒开了手，眼睛也停住了。

“妈呀，你可不能死啊，我可怎么活呀……”妹妹趴在妈妈的胸前拼命地摇晃着。

我看着妈妈那直盯盯的眼睛，心都要碎了。妈妈死不瞑目，她有仇啊！她有恨哪！

突然，从小铺那边传出了狗咬声。刘二叔忙把我从妈妈的尸体旁拉起来，说：“胜子，你走吧，咬咬牙，记下这笔深

仇大恨！有人在，总有个报仇的时候！”刘二叔一边劝，一边把我从后窗推出来。

我站在村外，看着黑乎乎的村庄，肺都要气炸啦。我暗暗发誓：鬼子，汉奸，“丛老歪”，是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早晚要跟你们算这笔血泪帐！

血 染 山 河

我逃出了“虎口”，漂泊了七年，几乎走遍了东三省。从讨饭到当劳工、矿工，尝尽了辛酸苦，却没找到出路，也没找到一个能糊口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秋，我流落到吉林省通化长白山区。打这，我就进了“木帮”。

这年冬月，我们五百多穿得破破烂烂的木把，被把头带到林子头大镜子沟木场。木场里住守着森林警察队，名义上是保护木场的，其实是把头的撑腰棍，欺压木把的狗子。把头姓于，秃脑袋，大伙背地叫他“于秃子”。他和警察有单独的住房。我们木把却住在四面透风的马架子里，湿漉漉的地上铺着松树枝子，就是睡觉的铺。放上一根木头，就是大伙的枕头。那时，木把哪有被褥？都是囫囵个睡在冰凉潮湿的地上。房顶露着天。天冷时，在地中间架一堆火。第二天起来时，脑袋烤的冒汗，脚上冻成了冰疙瘩，身上一层霜，身下一片湿，真是活人遭死罪呀！吃的是发了霉的杂合面和橡子

面窝窝头，一顿只给两个，就着咸盐粒吃，一到嘴里胶粘巴苦，真难往下咽哪！

一天，木把们趟着齐腰深的大雪，顶着嗖嗖的西北风，一个一个地向山上爬着。有个姓王的小伙子，才十五、六岁的年纪，大伙都叫他“孩伢子”。他只穿着一条灯笼裤，披着一件破袄，冷的直打哆嗦。于秃子拄着个王八骨头拐棍，气哼哼地走到孩伢子跟前，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顿毒打，嘴里不住地骂着：“穷小子，可倒娇嫩，现在就‘筛糠’，以后怎么给我干活！走，我给你找个暖和地方去。”他把孩伢子拽到山顶，捆在树上，还往身上扬满了雪。山顶上嘎巴嘎巴的冷，呼呼的大风卷着雪片，吹得孩伢子前仰后合，他怎么能呛得住呢！

看到孩伢子遭罪，我再也忍不住了，趁于秃子去吃晌午饭的功夫，把孩伢子放跑了。于秃子回来一看人不见了，问谁给放的，都说不知道。气得他腮帮子直打颤，抓着几个人就要动打。我站出来说：“孩伢子是我放的。”于秃子冲我举起了拐棍，可是见我紧紧地攥着斧把，他又把拐棍慢慢地放下了。慢声拉气地指着我说：“啊——是你呀，也好，孩伢子的一切开销就记在你帐上喽！”他奸笑了几声走了。

从这，于秃子就把我看成了“刺儿头”，总想借机报复我。

伐树时，把头之间为了抢占林班，于秃子就让我们睡在山上。天不亮就开干，两个人拉着大锯，看不清树倒方向，不知砸死了多少人。于秃子看哪片树大不好放，就逼着我去干。

遇到“窜坡”（从山上往山下放木头）时，拆垛（把插在

半山腰的木堆拆开)是最危险的活,于秃子便让我去干。有一次,我正拆垛,于秃子暗下毒手,偷偷地从山顶放下个大“件子”(造完材的原木)。那“件子”一溜白烟地窜了下来,小树被“咔、咔”地撞断,石头被“砰、砰”地撞碎……。伙伴们看到这险情,拼命地喊着:“‘件子’下山了!快躲开!”听到喊声,我抬头一看,嚇!那“件子”已腾空而起,正朝我头顶上压下来。我急忙躲开。只听“轰”的一声,接着咔嚓哗啦的响了一阵子,木垛被撞散滚落下去。可是,我的腿却被木头挤住了。大伙跑过来撬开木头一看,一条腿已经被挤出个紫黑色的大口子,血不住地淌着。大伙用破衣服缠上,把我抬回了大房子,又用盐水洗一洗伤口,糊上小灰,疼得我把嘴唇咬出了血。

第二天大伙都上山了。于秃子带几个狗腿子走进大房子。他用脚踢踢我的脑袋说:“看来还真得给你扎古扎古。来人!给他去去火!”他们欺我不能动弹,硬是用铁勺把我全身刮出了一片片血渗,真是钻心的疼啊!于秃子在一旁齜着牙说:“这一去火可舒坦多了吧?明天起来干活!”临走还告诉他手下的人停我的饭。

伙伴们把自己那份窝头节省出一些偷偷地送给我,还采些草药给我熬着喝。在大家的照料下,我渐渐地能走动了。

山场上眼看着“楞垛”(把木头归成堆垛)要归完了。这时,于秃子却把他的一个把兄弟搬出来。这小子膀大腰粗,肥头大耳,自称是“骆驼”(抬木头最有劲的人)。领着大伙专拣剩下的大“件子”,往楞垛的最顶上抬。八个人抬不动却让四个人抬。一个个被累的青筋直蹦,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

有的人被累得吐了血，也有的人不干了。我一看，这又是于秃子耍的花招，眼瞅着要“掐套”(完工结帐)了，好少给工钱。我就背地和大伙一核计，不能上于秃子圈套。更不能让他的把兄弟“拣蘑菇”(专捞别人的工钱)。这回一上杠(抬木头)，这小子一看是我和他一个杠，就想用坏招把我弄成嘴啃泥。可我们大家早有准备，就顺着劲儿把他整个四仰八叉，后脑勺也磕起了大包。他一边揉，一边叫着：“哎……真不够意思，合伙使坏招，没法干了！”大家大笑了一阵，这小子捂着脑袋跑回去了。

这一冬，于秃子变着法想治倒我们，可也叫我们把他整了个痛快。

以后，我们就拉帮到三岔子、西北岔、二道湖“赶河”(流送木头)去了。把头的心都是一样的狠，手都是一样的毒啊。刚进三月，河里还冻着厚厚的冰，把头就硬逼着我们下河开水溜子(从冰上刨开一条水路)。河水煞骨头的凉，裤腿子全冻成了冰，不少人的手脚都生了冻疮。

一到开闸的时候，水头足有几房高，呜呜直叫。木头在河槽子里上下翻滚，撞在木楞上，砰砰山响。把头怕闸水过去把木头撂下，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逼着木把们去拆楞。把头拿着刨勾在岸边看着，谁不往里进，就用刨勾刨。有一次，眼看着木楞要被大水冲塌了，六米长的大“件子”被水从楞上一堆一堆地卷进去。可是鬼子兵揣起了枪，推上子弹，硬逼着大伙去拆楞。只听“呼啦”一声，木楞塌了，眼看着八个弟兄被大浪卷了进去。大伙总算救出来半死不活的四个人，其余那四个人却连点影子也没有了。鬼子和把头怕

耽误干活，根本不让找人。大伙的眼睛都气红了，硬是停了工，沿河寻找，最后只找到老陈紧紧地抱着一根木头的尸体。大伙看着这个惨景，气愤的都不想干了。

经理宫振东为了拢住大伙继续给他卖命，玩了个“祭神会”的鬼把戏。他胡说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啊！大家都得敬神许愿，求‘龙王爷’护庇，以后就会太平无事了。”接着便杀猪宰羊，大摆宴席。说是祭“龙王”，可是到了晚上，他们把祭品抬回去就大吃大喝起来。这笔花销还得摊在木把的身上。木把们义愤填膺，守着死难弟兄的尸体，默默地想着：明明是他们逼死了人，还想用这种迷信活动来欺骗我们，剥削我们。总有一天，要砸烂这个吃人的世道，报仇雪恨！

木 帮 造 反

入冬以后，我们到新开岭木场去了。把头姓乔，瘦长的脸上嵌着一对松鼠眼。大伙都叫他“灰老鼠”。他平时对木把称兄道弟，可心里却打鬼算盘。大伙拚死拚活地干了一冬。农历二月三十就掐套了。工友都眼巴巴地指望着能开出点工钱。可是拖到了五月，“灰老鼠”还是不给算帐。他为了把大伙拖垮，把木帮的伙食也给掐了。大伙也很齐心，就是不走，也不让“灰老鼠”走。一天晚上，他把大伙都叫到院子里，说：“各位弟兄，我是同情你们的，‘大柜’不给钱，我也

是两手空空啊，唉！真倒霉呀……”他还装模作样地挤出了几滴眼泪，然后又提高了嗓门儿：“这样吧，我姓乔的从来讲义气，今年大伙先受点委屈，明年我加倍补偿！”大伙一听，这是“灰老鼠”想来个“长虫脱皮”，决不能让他溜掉。“灰老鼠”又点头又哈腰地说：“大伙不要误会，亲不亲同帮人，咱们可都是一块拜过‘山神’的弟兄啊，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嘛，大难当头，总得同舟共济呀……”大伙越听越气，就一齐涌上去，把“灰老鼠”按在地上，拳头象捣蒜一样落下去。“山神是为把头立的！”“谁跟你一条船？你和鬼子才是一条船呢！”“灰老鼠”，你真毒啊，我们再也不听你那一套了，快给工钱！”“灰老鼠”抱着脑袋一个劲地喊饶命，答应第二天开始算帐。

第二天，他说派帐房先生去取钱。但是，到了晚上却领来一小队鬼子兵。在四周架起了机枪，把木把们围在中间。

“灰老鼠”马上又神气起来，向鬼子点出了十个人。鬼子把这十个人拽到前面，揍了一顿之后，又威胁大伙说：“闹事的干活，统统地枪毙！”

十名弟兄被抓走了，大伙一个个火冒三丈，决心豁出命去干了！

五月十三这天，山顶刚放亮，木把们就象开闸的洪水，冲出木场，聚成了两千多人的大队。有的拿着刨勾，有的拿着小杠，连声喊着：“掀大柜去！”“释放受难弟兄！”“发我们工钱！”直向伪“满洲土木株式会社”涌去。

一队全副武装的警狗子骑着马跑过来，想把木把截回去。可是怒火冲天的木把们举着棍棒，喊声震天，象涨潮的水一样，卷过警察的队伍。警狗子们被冲的七零八散，一个